

## 沙枣记(上)

□马国福

心窗  
片羽

每年端午节的时候,沙枣花仿佛约好了似的,准时盛开了。它们迎来了自己的节日,在一昧味浓郁的香中,让整个巷子一下子变得富有。只要你走进有沙枣树的巷子、院落、庄廓边,沙枣花香就会很热情地侵占你的鼻孔,让你的鼻孔一下子变成一个香水仓库。

那香味如同一个司令官,你总是没有丝毫的抵抗力,只要靠近,放慢脚步,鼻子不由得轻轻抽搐几下,嘴微微开合,驻足,仰望枣树上一串串的花儿,行注目礼,仿佛得到某种谕旨,不由得念念有词:真是太香了。

沙枣花稠密,枣树简直就是一座香料宫殿,你不知道,它到底藏了多少秘密。枣花肤色很白,内里金黄,两种不同的颜色同时集合在同一种花上,如加冕的王子仙子,用世俗的话来讲,枣树可是植物界有金矿的主啊。

端午节前夕,河湟一带就有风俗,折柳或者枣树枝,压在大门口房门顶上和屋檐顶上。枣树枝更多的是找个罐头瓶子或者青稞酒瓶子,里面盛满水,把缀满枣花的树枝插在里面,整个屋子里淡淡的枣花香一直在轻盈飘逸飞翔。你看不见花香的翅膀,但是它能随着穿堂的风,在屋子里巡视一番,翅膀过处,香味无痕,却有余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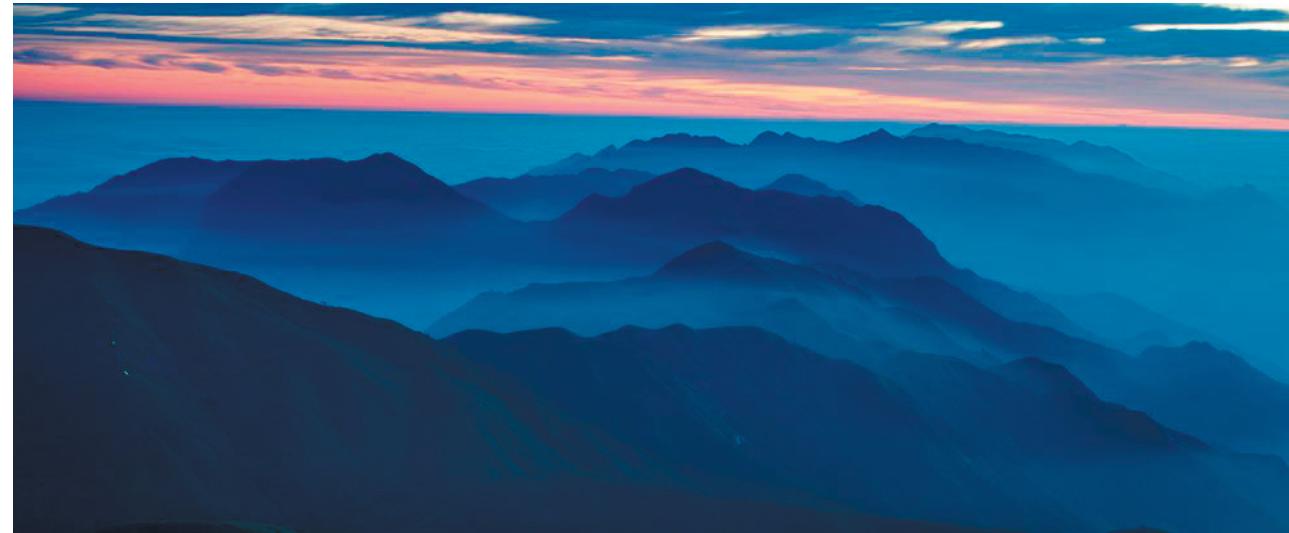
记忆中的村子里,不管一个人家的家境如何,端午节前后那段时间,只要你随便走进一家门,他们家正屋的面柜上,肯定会三三两两地在玻璃瓶罐中插着正在盛开的沙枣花。依稀记得,那时候家家户户的房屋里都有两个很大的木头做的面柜,把自家地里种的粮食在村里的磨面房里磨好了放进面柜,一个面柜可以放好几百斤甚至上千斤面,如今,随着市场化大潮,面柜已经退出历史舞台,在渐行渐远华丽转身的乡村谢幕,空落落地位于仓库一角,满腹孤寂落寞。我那时候年少,不懂得为何家家户户都会有折柳悬压,把柳枝用砖头压在屋檐上面的风俗,把沙枣花枝泡在瓶子里的仪式。现在想来,这是一种朴素的美学仪式,一种敬畏之心,一种感恩之情,一种对风调雨顺美好日子的庄重憧憬。

试想,天天与农具握手、与田野促膝,与农作物相伴的身子,忙累了一天半晌,进门洗手,折枝供奉在中堂前,这不就是一种源于那方土地上的虔敬仪式吗?手接触过泥土,花扎根于泥土,我们肉体的供养源自泥土,手把一束花供在重要的位置,供奉的是对天地乾坤的感恩,供奉的是老实巴交的人源自古老农业那木讷中纤细的心。再忙也忘不了头顶三尺的天地神灵,再累也不会对桌上的花木熟视无睹。没有多少文化的他们不可能说出“与天地精神独往来”的话,而是隐身于农业田园的日常劳作中,心中不忘祖先的教诲。这种教诲就是我们的初心: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到哪里去?对天地的态度就是对父母的态度。

桌上的枣花见证了一双粗粝的手捧出一颗柔软朴素的心,花朵玲珑,初心可鉴。

年少时的我很调皮,时常爬到家门口的枣树上,猴子一样,蹿到树冠部分,天真地在树杈之间对着一个用丝麻、棉絮、破布、甚至动物的毛发严丝合缝累筑成的鸟巢端详探究老半天,并出神发呆。鸟是自然界最高明的建筑师之一,它们不懂什么叫结构力学、材料力学,但深谙建筑之道,一层一层一圈一圈一丝一缕,择树的最高处,选择牢固最合适风水最好的枝丫垒巢。它们是非常灵验的风水先生,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鸟在沙枣树上营生,沙枣树护佑着鸟孵化、成长、飞翔。相比于人的狭小格局、见识、气度、胸襟,大自然里的树木、鸟类在高处,它们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学者,在天空中俯瞰一个村庄的繁衍生息、生死轮回,按照天空的伦理秩序进行活动,它们有大格局。

掩隐在沙枣花香中的鸟巢仿佛也沾染了花的香气,居住在其中的麻雀、喜鹊的羽毛上也蘸染了枣花香,颇有点乡野贵族的气息。



远霞

靳瑕

## 摘椰子的人

□明前茶

清晨,到海滩上等候日出的我,恰好目睹了摘椰人的行动。所有上树摘椰子的都是精瘦伶俐的少年,黝黑的脸、宽阔高耸的额头、一口白牙。他们腰上系着长长的保护绳,赤脚躬背,用麻绳在树干上绕一个圈,绳圈一头挽出一个脚圈,套入脚掌以增加摩擦力。迅速地,少年开始行动了,只见他搂紧树干,脚趾扣紧树干的那一刹那,腿部发力蹬动,像青蛙一样向上蹿动一截。不到5分钟,少年已经攀上那高高的椰子树顶,开始徒手摘椰子。

离地太远了,看不清他行动的细节,只听守在地上的中年人在声调悠扬地指挥:“稳住绳圈哎,伢子;挂好滑轮哎,伢子;拿紧网兜哎,伢子;青椰子你让它再长几天哎,伢子……”摘椰子的少年不听他的,以更大的嗓门唱歌,来盖住父辈的唠叨。不过很快,一兜成熟发褐的椰子就顺着滑轮上的绳索轻巧地出溜下来了。中年汉子一边收椰子,一边朝我笑:“在咱这里,爬树摘椰子的能手,升不升高中无所谓,不到20岁,爹娘就用卖椰子攒的钱,替他盖好了娶媳妇的楼。游客越多,椰子的需求越大,这几年,咱们都没多少富余的椰子卖给做椰丝点心的厂家了。”

椰子树下,一早起来漫步吹海风的游客们

举头仰望,啧啧赞叹,高高的、风姿秀逸的椰子树,伶俐矫健的少年,用滑轮垂吊椰子的聪明方法,都激起了人们的挑战欲。不时有人以“多买你几个椰子”为由,要求试一下套着脚圈爬树。当然,一搂紧树干他们就会发现,事情没有那么简单,胳膊无力,身腰发沉,爬上两三米高就已挣扎得满脸通红,只有知难而退,乖乖喝椰子水去了。

中年汉子满脸得意,大声吆喝:“还有没有人挑战爬树?爬到顶的,奖5颗椰子,能砍下一颗带下来的,奖8颗椰子。”

阿斌就是在这吆喝声中出现的,一身运动潮牌的他,转眼就脱下鞋袜,扣上脚圈,腰系保护绳,还专门问中年汉子索要滑轮。中年汉子替他把滑轮拴在后腰,笑道:“何必多事,小哥,你真以为自己上得了树顶?”阿斌神色凝重:“这不好说,要试过身手才好夸口。”

说时迟那时快,阿斌已经上树,片刻之间,他的身手已经让中年汉子的神色起了波澜:这孩子本事不小,你瞧他,勾动的脚趾天生长得比别人长,他的小腿肌肉发力跳动时,突起得像爪棱筋儿一样,而且这活儿吧,讲究的是手臂、身腰、腿脚的配合。他这样的爬树高手,肯定是我们当地考学出去的少年。

转眼间,阿斌离树梢只有两米远了,他的速

度明显慢了下来。围观者呼喊加油,他似乎不为所动,紧抱树干,向东眺望。那里有什么比8颗椰子更具诱惑力的风景呢?是出港的桅杆与风帆,还是千千万万养殖海蚌的网箱?是游客追逐风浪的滑板,还是祖祖辈辈生存于此的人正在修补的拖网和桐油木船?椰子树有近30米高,它细细长长、滑滑溜溜,像一支伸展到海天空阔处的钓竿,也许寻常人只是用它钓鱼,而有的少年却曾经用它来钓鱼的无尽感慨——海的尽头是怎样的生活?帆的尽头是怎样的风景?这难道不是我们渺小而又壮阔的一生所要竭力去体验的么。今日摘椰子所得,换了近处的一套房,明日让初成少年的儿子摘椰子,这样一眼望得到头的轮回生活,难道是渔村少年逃不过的命运么?也许,此时的眺望重叠着昔日的感触,让树梢上的阿斌再度陷入沉思默想之中。

阿斌终于上到树顶,砍下几颗椰子用滑轮稳稳地送下来。他一步一步慢吞吞地退回到地面,谢绝了中年汉子要奖励他的8颗椰子。他淡淡地说:“下次,若你的孩子上到树顶,随意打望的时候,别那么着急忙慌地敲打树干、让他快点套网兜砍椰子,你就允许他打望两三分钟,他这辈子,要不要只靠椰子来养家糊口、要不要让他的后代也只会采椰子这一门手艺,他或许就想明白了。”

## 受伤的树

□青弋

小区里的行道树是香樟。它们的动人之处在于一年四季常青,推开窗户见到它们绿意盎然的叶子,这一天看什么都会觉得眉清目秀。起初我误以为常青的香樟树是不换叶子的,它们就像塑料花一样永恒开放。后来仔细观察才知香樟树比较特立独行,是在春天开花、结籽、换新装的。换叶时,老的还没掉落,新叶已长出,所以,不用心的话肉眼几乎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岁月更替。其实春天的香樟树叶叶子清新黄绿,冬天则是老气横秋的墨绿。

去年初夏妈妈来沪小住,指着窗前的一棵香樟对我说,这棵树要死了,不信你看着,它活不了多久的,叶子都已经枯黄。我一看,果然,它的叶子色泽比别的树要浅好几个色度。因为之前小区为了增加停车位,缓解日益紧张的停车难矛盾,遂把地面道路拓宽,牺牲了部分绿化带,把所有的行道树切掉一半的根茎修成路,这棵树可能根部受伤太深

了。我忙问妈妈,有什么办法救活吗?妈妈说了一件陈年往事。以前,我外公家院子里有一棵大的板栗树,年年结满树的栗子,自家吃不完就送人。结果,惹得邻居禾木子大叔心生妒忌,在两家有一次发生争吵以后,禾木子大叔就在某天夜里偷偷烧了一大壶开水,直接浇在板栗树根部。可怜的树,被烫得再疼也不会像人一样大哭大叫,只是慢慢枯萎死去。外公自然心疼不已,竭力抢救,就隔些日子煮一锅肉汤(外公家条件不错),把肉吃掉,拿肉汤去浇板栗树。结果,奇迹还真的发生了,时隔一年后,板栗树复活了,后来,又开始一年一年地结板栗。我当然记得在那棵板栗树下,童年的我没少捡开着口、似刺猬般的板栗剥着吃,但我从没想到它丰饶的一生还有过这样的劫难。

于是,我也想拯救这棵垂死的香樟树。给它喝点什么才有营养呢?煮肉汤太麻烦,不如给它喝牛奶吧。记得水养的铜钱草,曾经被我

忘记加水而枯死了,然后,经朋友点拨,让我就把自己喝过的鲜牛奶盒再用清水荡一荡浇在铜钱草上。过了大约一两个月吧,它们又开始冒出新生的圆叶子,葳蕤自生光,一副营养充足的样子。那天我是在阳台上看书晒太阳,突然间发现它们活过来的,真是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!如今这盆铜钱草已被我分装成三个花瓶,每一个都是一道迷人的风景。

就这样,我开始每晚把牛奶盒的剩余牛奶加水稀释后再装进矿泉水瓶子里,积到满满一瓶时,就跑到香樟树下喂它。一直坚持到今天,快一年了。从一开始,它的叶子比别的树淡几个色度,到现在只是有一点点色差,我在想,到底是我喂牛奶的功劳,还是它自己挺过来了呢?无从知晓。我也不知道答案,只要它活着就好。

受伤的树不会说话,然而,妈妈却听见了它的呐喊。而我,在这个安静而特别的春天里,与一棵受伤的树结下生死情谊。

## 父亲的画

□汤凯燕

疫情稍减,正是春光迷人,约了几位画家朋友去户外写生,父亲也同行,这是他第一次写生。父亲身着夹克外套,头戴鸭舌帽,身上背着画板,手里提着画箱,俨然老艺术家模样。有位画家与父亲年纪相仿,他们背对背,面朝各自的风景。我远远望过去,内心微动。父亲呀,他努力一辈子,终于坐在了画家身旁。

我的父亲出身于农村,心气极像路遥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主人公孙少平,好学上进,无奈环境限制,少年求学受挫。父亲种过庄稼,养过猪,挑过河泥,建过房屋,做过家具,当过厂长经理,搞过小公司。他一辈子忙忙碌碌、勤勤恳恳,仿佛一只蚂蚁,不敢有

任何时候的松懈。

然而到了六十岁,父亲忽然宣布自己要退休。“我干了大半辈子,现在要为自己活着了。”他果断结束自己还能挣钱的小公司,开始了另一种生活。

我从不认为父亲拥有艺术细胞,他太社会、太理性,行事皆在方寸之内,规矩小心,从未有亵渎之举。或许绘画并非父亲的热爱,只是进入老年大学时一个偶然选择。

因幼时失学的遗憾,进入老年大学的父亲,仿佛干渴之极的荒漠遇着雨露,张开无数毛孔急切吸取。同学们来此调剂生活,但父亲不是。他简直比高考生还要用心,日复一日练习,享受自己每天的进步。到后来他完全依靠

自学,也越画越好。

于艺术来说,父亲的画缺乏飞扬和灵动,技法仍有生疏,层次不算丰富,线条略显僵硬。对着满盒红黄蓝绿紫,父亲他还是个运筹帷幄的将军,做不到胸有成竹、指挥若定。他的画有点拙、有点笨、有点不合常理。他常常在该浅淡的时候浓墨重彩,又在该渲染的时候悄悄匿去。父亲这个规矩人,偏在绘画的领域是不规矩的。因此画家们都有点惊奇,他们在艺术的世界里待久了,看多了娴熟完整的作品,见到父亲磕磕绊绊的笔触,仿佛是天外来客,意料之外再横插一笔,有趣而新鲜。

父亲每日画画,他是乐观主义态度,只要画,便会越画越好。日子也是如此,越画越好。

画室  
故事